

一战期间,为了打破英国海上封锁,德国公海舰队冒险出击——百年前,英德爆发多格尔沙洲海战

战前态势

1914年一战爆发时,英德海军主力舰数量对比大致为2:1,考虑到实力差距,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命令德国海军公海舰队采取守势,多数时间呆在本土母港,仅偶尔采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对英国海军主力大队进行牵制。

1914年12月15日,德国海军第一侦察大队司令希佩尔少将率领多艘战巡炮击英国沿海城市,然后安然返回基地。然而希佩尔不知道的是,英国已能破译德军密码,就在德舰偷袭前一天,英军中将贝蒂率领舰队出海待机,只因英军指挥出了问题,才令德舰逃出包围圈。

可是德国人仍然蒙在鼓里,觉得“海上游击战”很有效,于是在1915年1月23日下午,希佩尔率领第一侦察大队(下辖战巡“塞德利茨”、“毛奇”、“德弗林格”和装甲巡洋舰“布吕歇尔”号)、第二侦察大队(下辖轻巡洋舰“科尔堡”号、“格劳登茨”号、“斯特拉尔松德”号和“罗斯托克”号)和18艘驱逐舰再次出击,袭击目标是多格尔沙洲附近的英国渔船及其护航舰艇。

德军的命令电文迅速被英军破译,英军出动第一、第二战巡中队截击,其中第一中队由贝蒂率领,下辖战巡“狮”号、“虎”号和“大公主”号,第二中队由摩尔少将指挥,下辖战巡“新西兰”号和“不挠”号。23日傍晚后,贝蒂舰队从罗塞斯港出发,在海上与蒂里特准将指挥的分舰队(下辖“曙光女神”号等多艘轻巡洋舰)会合,开往多格尔沙洲。

战役过程

1月24日7时,贝蒂舰队到达多格尔沙洲东南部水域。5分钟后,希佩尔舰队也到达此处。7时14分许,德国舰队左翼的轻巡洋舰“科尔堡”号与英舰“曙光女神”号遭遇,“曙光女神”号用灯光向“科尔堡”号

20世纪初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英国和德国展开了激烈的海军事备竞赛,兼具战列舰火力和巡洋舰高机动性的战列巡洋舰(简称战巡)成为两国竞相发展的舰种。1915年1月24日,均以战巡为主力的英德海军舰队在北海多格尔沙洲水域遭遇,爆发了世界上第一场战巡大战,此战也对日后世界海战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加海战的英国“狮”号战列巡洋舰

发出识别信号,“科尔堡”号并不回答,直接以探照灯回照对方,确认是英舰后立即开火,“曙光女神”号也不示弱,迅速还以颜色,多格尔沙洲海战就这样以遭遇战形式打响了。

接到交火报告后,希佩尔起初以为只是碰到英国巡洋舰只,于是他率德军多艘战巡赶往交火点,打算来个“以强凌弱”。就在希佩尔舰队实施战术机动之际,德国轻巡洋舰“斯特拉尔松德”号却发来令希佩尔震惊的电文——西北偏北方向出现大型战舰的烟柱!希佩尔意识到正与“科尔堡”号交战的绝非落单的英国巡洋舰,而是英国大型舰队的

前卫,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希佩尔心头:“难道我掉入了英军陷阱?”

7时35分,感觉不妙

的希佩尔下令各舰将航速提高到27节,然而动力不足的老战巡“不挠”号实在跟不上,结果落到舰队后面。

8时52分,贝蒂的旗舰“狮”号已接近到距希佩尔编队的殿后舰“布吕歇尔”号约2万米处,“狮”号开始对其射击,数分钟后,英舰“虎”和“大公主”号也加入射击序列。随着双方距离逐步拉近,英军炮火越打越准,9时9分至20分,倒霉的“布吕歇尔”号遭到毁灭性打击,官兵死伤惨重。为了拯救“布吕歇尔”号,希佩尔率领旗舰“塞德利茨”号

和另两艘战巡在大约1.8万米的距离上向英舰展开炮击,他们打击的重点就是英军旗舰“狮”号。战至9时35分,双方距离压缩到约1.7万米,为提高炮击精度,贝蒂下令调整编队队形,方便己方战巡用主炮轰击各自当面的德舰。让贝蒂懊恼的是,执行命令的过程中,英国“虎”号战巡莫名其妙地舍弃当面的德舰“毛奇”号,转而与“狮”号一起夹击“塞德利茨”号,而且“虎”号水兵还误算射击距离,导致本舰发射的炮弹落在“塞德利茨”号周围的海里。

9时40分,英舰“狮”号一发炮弹打进德舰“塞德利茨”号尾炮塔,产生巨大的殉爆效应,如果英舰继续穷追猛打,“塞德利茨”号注定要葬身鱼腹。遗憾的是,“狮”号在重创“塞德利茨”号后,命中率又莫名其妙地下降了,而德舰的回击却越来越凶狠,10时18分,德舰“德弗林格”号的两发305毫米炮弹连续打中“狮”号,造成其左舷锅炉水舱进水,“狮”号的航速明显慢下来。

就在双方打成僵局之际,英国舰队中航速最慢的战巡“不挠”号终于赶上来,大喜过望的贝蒂命令它与“新西兰”号一起收拾已经动弹不得的“布吕歇尔”号,自己则指挥其他战巡继续缠住德国舰队主力,务求将多格尔沙洲水域变成德国人的坟墓。眼看希佩尔舰队在劫难逃,没想到英军指挥又出现了混乱,10时54分,“狮”号舰桥上突然传出“有德国潜艇出没”的警告(实际是一枚失去目标的德国鱼雷自行漂浮在水面上),因为害怕潜艇伏击,贝蒂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命令全体战舰“左转90度转向回港”,并升起“航向东北”的信号旗。恰在这时,“狮”号左舷主机突然停转,这下子“狮”号的航速降至15节,只得脱离战斗序列,贝蒂被迫将指挥权交给在“新西兰”号上指挥的摩尔少将。

然而,贝蒂在移交指挥权之前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在没有收回表

示“航向东北”的信号旗的情况下又命令升起“攻击敌人殿后舰”的信号旗,导致摩尔误把这两个旗语解读为“攻击东北方位的敌人”,这正是德舰“布吕歇尔”号的方位。于是,摩尔指挥各舰向“布吕歇尔”号扑去,对其进行轮番攻击,最终“布吕歇尔”号倾覆沉没。但就在英舰围攻“布吕歇尔”号之际,希佩尔却指挥德国舰队趁机逃回基地,多格尔沙洲海战至此落下帷幕。

战役影响

多格尔沙洲海战中,德军“布吕歇尔”号装甲巡洋舰被击沉,“塞德利茨”号战巡重伤,死伤1034人,而英军只有“狮”号战巡遭重创,阵亡15人。此战对德国的影响远大于英国,从战略上看,德国“避战保船”的心理进一步加重,德皇威廉二世严令公海舰队“不得妄动”,多格尔沙洲海战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德国舰队仅出动了5次,且距离母港都不远,如此一来,德国海军等于拱手交出制海权。从战术上看,虽然德军对英军抢占先机充满疑惑,但考虑到间谍泄密、意外遭遇等等可能,仍决定不更换通信密码,结果德军的后续行动继续被对手所掌握。

但对获胜的英国海军而言,多格尔沙洲海战却产生一种“负效应”。战斗中,英国战巡屡被德国炮弹命中(像“狮”号中弹16发、“虎”号中弹6发),幸好没有打中要害,英国人却错误地以为自己的战巡性能良好,没有问题,水兵们继续把炮弹和发射药乱堆在一起,对消防安全工作掉以轻心。结果到了1916年日德兰海战中,多艘英舰在炮塔中弹后因为防火隔离措施失效,导致一连串弹药殉爆,造成惨重的伤亡。由此可见,防范“胜利病”与“打胜仗”同等重要。

石宏

经典战例

史海钩沉

1943年5月的一天,美国海军PC-815猎潜舰突然向总部报告,在俄勒冈州远望岬附近海域发现日本潜艇。接到报告后,美国海军派出大批反潜兵力,对可疑海域狂轰滥炸。然而事后调查证明,他们炸的不是潜艇,而是无辜的鲸鱼。

水下突现“日本潜艇”

PC-815舰长哈伯德是美军预备役中尉,只有一年的操舰经验,从未见过日本潜艇长什么样子。战友们回忆,只要一出海,哈伯德就绷紧神经,任何风吹草动都让他联想到水下有敌情。

1943年5月18日,哈伯德指挥PC-815猎潜舰从俄勒冈州阿斯托利出发,前往华盛顿州检修。军舰开到离远望岬海岸10海里的地方,声呐兵报告搜索到可疑水下信号!哈伯德大喜,命令打开水声探测器,综合各种信号分析,他断定水下潜



美国海军PC-815猎潜舰

伏着两艘日本潜艇!

兴奋的哈伯德一边向基地报告,一边指挥PC-815冲向可疑水域,还命令水兵们准备抛射深水炸弹。此时,声呐兵再次对水下信号进行核对,建议舰长把敌潜艇的数量修改为一艘,但哈伯德并不理睬:“不管几艘,水下有潜艇是肯定的。”

很快,PC-815就来到可疑水域,水兵们把深水炸弹接二连三地推入海水中,沉闷的爆炸声激起一道又一道冲天水柱。由于PC-815备弹不多,哈伯德担心日本潜艇逃走,他命令通信兵向基地请求支援。后方迅速派出两艘猎潜舰和两架反潜飞机支援,在飞机的指引下,包括

PC-815在内的三艘猎潜舰对“日本潜艇”展开围追堵截,用了68个小时把远望岬周边海域犁了个遍,深水炸弹累计扔了37颗,一名水兵回忆:“我的耳朵都要被震聋了。”

最终,在空中协调指挥的飞艇告诉PC-815猎潜舰官兵:“有一颗炸弹似乎击中目标。”但奇怪的是,海面上始终未见诸如油渍等表示潜艇被击毁的痕迹。折腾到5月21日,这支反潜队伍只好悻悻地返航。

别去惊吓海洋动物

回到基地后,哈伯德写了长达18页的作战报告,称“确实发现两艘日本潜艇”,而且“战果”应为击沉一艘、重伤一艘。然而,美国西北海域防御司令弗莱彻中将却收到不同的调查结果:“通过技术侦察与核实,远望岬海域根本没有潜艇。除了PC-815,其他猎潜舰都未探测到潜艇的存在。大多数人认为,哈伯德所

说的‘日本潜艇’是不存在的。”

美国海军随后出具的报告称,哈伯德“过度兴奋,丧失了冷静判断的能力”,他打击的目标实际是鲸鱼。报告还提到:“这片海区的水下生物悲惨地遭受了数十小时的轰炸,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对缴获的日本海军文件进行研究,再次确认没有任何日本潜艇抵近到俄勒冈海域,哈伯德确实反应过度了。

然而哈伯德对这一结论并不服气,认为官方的说法是为了避免引起公众恐慌,他后来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当年真的把日本海军潜艇伊-76号击沉在哥伦比亚河口。”记者们没有当场为难他,要知道当年哈伯德的作战报告明明写的是反潜战发生在远望岬,而哥伦比亚河口离远望岬有100多千米远,“是您的军舰穿越了空间吗,还是您的记忆发生了混乱?” 张晓红